



爸妈的礼物清单

□ 马亚伟

小张抱怨：“上周末我回老家，给爸妈买了一大堆礼物，糕点、水果……都是我精心挑选的。谁知他们却说买这些干啥，没人吃，瞎花钱！给我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我的好心他们都看不到！”

谈论起给爸妈买礼物的事，大家一致认为，给爸妈买礼物太让人头疼了，不知道爸妈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即使买回家也不一定让他们高兴。有时候真不是做儿女的不用心，而是爸妈的喜好难捉摸。

记得老妈穿过一件大红色的T恤，她很喜欢。我也给她买了件大红色的上衣，谁知老妈一见就皱起眉头说：“这么鲜艳的颜色，我怎么穿出去？”我提起她穿过大红色的衣服，还挺好看。老妈叹口气说：“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年轻呢。你呀，干啥事都不动脑子！”我一番苦心，反倒被老妈数落了一顿，到底还是把那件衣服退了。

王姐说：“要我说，得让爸妈开个礼物清单，需要什么直接说，省得我们左猜右猜。”小张说：“这样恐怕不行，让他们说要什么礼物，就等于开口向



儿女要东西。他们肯定不好意思开口。”王姐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老爸老妈也该与时俱进。他们开出礼物清单，咱们做儿女的轻松，他们也满意。”

王姐的话很有道理。周末我回家前，给老妈打电话：“妈，我今天回家，给你们买点啥呢，你说吧，我记着，一会儿去超市买。”电话那头，老妈笑了，说：“我们啥也不要，你回来就行了，啥也别买！”我知道老妈就是这句话，早想好了对

策：“你不说我就不回去了！我不能空着手回娘家，让街坊四邻说我不懂事。东西我肯定要买的，你说就行了。”老妈停了一下，说：“那好吧，我先想想，看家里缺啥，一会儿给你回电话。”放下电话，我笑了：“看来这招真不错！”

过了一会，老妈打回了电话：“给你爸买个剃须刀吧，他那个坏了，想买还没去呢！还有，再给他买点无糖蛋糕，要小块的那种。”我说：“妈，别

光说我爸的，你需要什么？”老妈在电话那头呵呵笑起来：“你买点吃的就行，省得我再去集市上买了。买点鸡翅，中午我做可乐鸡翅。再买点排骨、龙利鱼……”

我带着老妈开出的礼物清单，到超市挑挑选选，任务完成。开车回到家，我提着两大兜东西进屋，老妈笑眯眯地迎出来，翻了翻我买的的东西，立即眉开眼笑，说：“这些东西，正合我意！”

小年小美满

□ 管淑平

过年的热闹，大抵是一天推向绚烂的高潮的。农历腊月廿三和腊月廿四，是北方和南方的小年。在北方要吃糖瓜，在南方要吃汤圆。甜，是一种幸福的期盼，小年小团圆。而糖瓜和汤圆的甜，带给人的不仅是味觉的体验，还有对过年最朴素的期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在北方，小年当然得吃糖瓜。晶莹的糖瓜，是用大麦芽做的，像一个个圆形的小团儿，再撒上金黄的小米粒儿，阳光照射下来，能看到泛着光亮的

纹路。糖瓜很甜，味道酥脆，咬一口，嘴巴被甜得化不开。

在南方过小年又是另一番景致。小年这天，要早早起来打扫房间，里里外外，就连看不到的犄角旮旯，也要拿着扫帚清扫干净。看着整洁的屋子，穿着父母买的新衣服，心情也变得明媚起来。

柴屋的火塘里正燃烧着玉米秸秆和柴火，带着清香的草木气息。在火塘的铁三角架子上，正烧着一锅水。水烧热之后，母亲一边把水倒进洗脸盆中，一边吩咐我们赶快进屋洗脸。洗过脸后，我的脸蛋

与小手都变得暖乎乎的。

这时，母亲已经在厨房忙着准备早餐了。灶台，是用黄泥巴一点点垒起来的，灶孔的边缘，被柴火熏得黑黝黝的，小年这天我们也仔细打扫了。小年的主角，在家乡永远是一碗圆圆的汤圆。汤圆是糯米做的，是把糯米泡软之后，再用石磨一点一点磨好的。馅儿是白糖或者红糖。在一口沸水滚滚的大铁锅中，汤圆正接受着质的蜕变。

煮熟的汤圆我们并不着急吃，要先盛一碗出来祭祀灶神。母亲将汤圆盛入一个白

而光滑的大碗，淋上热汤，再点上几支香，插在土灶靠着墙的一角，将汤圆供奉在灶台上，祈求灶王爷能“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等祭祀完毕，母亲才会给我们每人舀上一碗。碗里的汤圆冒着热乎乎的白气，像一片悠闲的云朵，带着幸福的甜，飘散在空气中。吃着热气腾腾的汤圆，真叫一个安逸！

小年是味道上的甜，是精神上的小美满。过了小年，就是热热闹闹的大年了，人们的心里充满了期盼。

地理春节

□ 肖阳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东北农村，屯子里的村民不少都是闯关东来到这里安家落户的。

祖母当年从河北移民东北，每年年底备年菜时，祖母都会做粉饺子。粉饺子是祖母老家的传统美食，是用绿豆面做成的圆形薄饼。粉饺子可以炒着吃，也可做春卷，还可以用来做炸干子。

炸干子是河北老家过年的一道年菜，用粉饺子裹着肉馅，再放入油锅炸制而成。“干”和“钱”同音。祖母说，过年吃了炸干子，新的一年里就有钱花。在我们家，过年吃了粉饺子和炸干子才是年。

祖母说她刚搬到屯子时，过年做了粉饺子和炸干子会送给街坊四邻，后来邻居们都

跟着祖母学会自己做了，这两种地方年菜慢慢在屯子普及开来。

屯子里的陈爷爷来自山东，他家春节这天要把家里的鸡鸭鹅都圈起来，防止这些家禽到处溜达，“搅乱了年”。

同学大顺的祖辈当年从山东“闯”到了东北，他的祖母春节这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手持红蜡烛，把家里每个角落都照一遍。这是大顺山东老家的习俗。大年初一用红蜡烛把家里的黑暗、邪气都赶走，期待新的一年大吉大利，平安顺遂。

屯子里的李爷爷是河北邯郸人，他老家除夕这天有扔愁帽的习俗。除夕晚上，家里大人小孩都把戴过的旧帽子或旧头巾悄悄扔到门外的墙旮旯里，到正月十五晚上再烧

掉。这样做，是为了把过去一年的旧愁扔掉，迎来新年的喜庆。

我小时候最喜欢李爷爷老家过年的习俗。有一年除夕晚上，趁家里大人不注意，我也扔愁帽，把自己的棉帽子扔到了外面，以致后来几天只能光着头顶，一问才知道我也扔愁帽了。祖母怕我光头顶冷，硬把父亲的“三大扇”棉帽扣我头上。父亲的帽子又大又破，还不如我那顶帽子好看呢。后来，祖母给我买了一顶新帽子，让我留着父亲的旧棉帽，到明年除夕晚上再扔。祖母说，帽子破得不能戴了，留着除夕再扔，图个吉利就行，年年扔太浪费了。我问祖母，李爷爷家年年扔愁帽，就不怕浪费？祖母说，你不懂，他是用

这种方式回老家团聚。

“闯一代”们在一个屯子生活久了，各家老家过年的习俗，连同东北本地人过年的习俗都杂糅到一起，过年的仪式感多了，年味也变得更加浓稠。

如今，祖母这些“闯一代”已老去，“闯二代”“闯三代”很多都搬离了屯子到县城居住，这些过年的老习俗也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我们家每年过年时还会做粉饺子和炸干子，这是属于老家的年味，也是祖母的年味。我们用这种方式与祖母团聚，与故乡团聚。

自此，我才懂得了祖母的说法，那些带有地理特征的习俗，会让我们想起一个地方，想起一个人，不忘记也是一种团聚。

站在严冬的肩头

□ 卞奎

一
我站在严冬的肩头
犹同立于山巅

向下看
萧杀的西风
凝结了湖面的
厚冰

孩子们开始
溜冰了
那笑声像是清脆
风铃声

仔细瞧 那湖面
还篆刻着
一枚枚
金色的落叶

洁白的冰层
抽象了画幅
视野跳跃着一番样貌

还是向更远处看吧
渐行渐近的春之料峭

在银雪的裹挟下
大地腾着热气
迈着舞步
绿意悄生

站在严冬的肩头
心扉腾起阵阵暖流

二

我追随画家
一起去看那凋零的
荷塘

一支支残荷
如同一个个
迟暮美人的伫立

感叹之余
画家巧用焦墨
绘制了
伤感的
枯荷之图

我追随哲人美学家
去山上看
小径上的落叶

去捡拾
风吹树下的
棵棵残枝

哲人笑问
君意如何
我谓 残枝落叶
有些寂寥

哲人笑道
陈迹之美
饶有分量
或称是大美

是季节的解构
是哲思的重构

领教了——
画家和美学家
启迪了我
别样的灵感

我收获了
一首美诗

死衰的轮回中
生命的火
蹿蹿萌动
来日还会熊熊燃起